

父母逝去， 留给子女诸多美德

寄信人：翟红果
收信人：父亲母亲

父亲母亲：

二老在天堂，安好？清明节不期而至……这两天，我更加深深思念你们，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你们的一颦一笑，仿佛就在昨天。今天，我想跟你们说话。

父亲母亲，您知道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的幸福是您在，家在！有家，就有温暖。不知何时起，每天晚上，我们家总会亮起一盏灯，看见灯光，我心中暖洋洋的。可您走后，那个温馨的家没有了，灯光不亮了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很孤独……

父亲母亲，每当回家祭奠您的时候，我都要回到那个老屋。那张八仙桌、那张温暖的大床、那个陈旧的大木箱……依然安放在原地。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，犹如走进时间的长河，享受一次和您最沉醉的过往相遇。

黄昏时分，父亲扶起跌倒的我，并为我拭去泪水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母亲为我做书包，针戳到您手指上，我问：“娘，疼吗？”您说：“不疼。”父亲，您带我捕鱼、教我捉蜻蜓……母

背后故事：

今年49岁的翟红果是鲁山县库区乡西沟村人，现在在市政府史志办任职，清明节将至，翟红果非常想念父母，于是写了封寄往天堂的信，表达他对逝去父母的思念之情。

父爱母爱是最无私的，两位亲人的相继离世，让翟红果留下了终身遗憾。每当他想起父母含辛茹苦地将5个儿女拉扯大，就忍不住湿了眼眶。在他印象中，母亲勤劳善良，虽然文化不高，但识大体、顾大局，不管吃多少苦都默默承受，有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。1985年的一个冬日，他的母亲在昭平水库北干渠洗衣服时，不慎坠河，被村民救起后从此一病不起，1987年底去世。翟红果回忆说，母亲走时，他正在上高中，全家人

亲，您带我挖野菜、背我过小河……悠悠岁月中，我就像您的尾巴一样，您在头里走，我在身后跟……

母亲，您知道吗？您的过世，我愧疚终生。由于我一心要上大学的私欲，没有担起家庭的责任，让这重担压得您百病缠身……父亲，您知道吗？由于我的疏忽大意，您的肿瘤到晚期才发现……自私与无知、遗憾和自责、悔恨与懊恼，始终缠绕在我内心深处。这是我一生都无法触及的痛，我无法原谅我自己，您能原谅我吗？

你们走了，留给我们奉养长辈，恪尽孝道，节俭勤劳的美德，留下了用之不尽的家风教诲，使我懂得如何做事、做人，如何面对困难，也使我懂得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德行善，惠及子孙。

现在，我们兄妹生活得很好，您的大孙子已经结婚；您的两个孙女，一个正在读研，一个在武汉大学学习。他们都阳光乐观，勤奋上进。我向您承诺，我会尽大哥的责任，把这个家带好。我也会过好我的一生，在未来与您相遇。

儿：翟红果

悲天哭地。没有母亲，家塌了半边。母亲一辈子都为了孩子们忙碌，付出无私的爱，他却来不及回报。

“我父亲是个正直、有担当、敬业的人。”翟红果说，儿时父亲曾先后在鲁山县仓头乡、董周乡任语文教师。母亲重病期间，家里洗衣做饭干农活都由父亲一肩挑。除了去外地给母亲看病，父亲从未耽误过上课。为了给母亲治病，父亲借了不少外债，可是他从没在儿女面前提起过。他的一言一行传达着浓浓的爱，深深印在儿女们心里。2009年，父亲因食道癌病逝。

翟红果说，这是他第一次给“天堂信箱”寄信，希望父母在天有灵能感应到儿子在想念他们。（本报记者 傅纪元）

给初恋女友父亲的一封信

寄信人：东方微笑
收信人：初恋的父亲

伯父：

您一定会感到意外的，因为您是不认识我的。不急，您听我说。我和您的好女儿一木子是大学同学，在大学里相识、相恋……不要担心，伯父，我们就是牵牵手而已。很遗憾，一木子选择的新郎不是我。我不怨她，是当时的我不够优秀。

一木子是您的骄傲，她毅然辞掉“铁饭碗”下海经商，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劳取得成功。伯父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83岁的伯父永远离开了爱您的子女们。

伯父，我和一木子自从大学毕业一直没有见过面，也无任何信息联系。我们各自成家，在不同的地方生活。今年1月，大学同学

聚会时，我们见面了，就这样，我们有了对方的电话和微信。从此我们在微信里聊天，有许多共同思想和爱好，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高度一致，这令我吃惊也让我高兴。您的女儿能做到通世故而世故，能够在商海沉浮中不忘初心，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这真是难得啊。我们很庆幸还能再相遇，不过，我们不会打扰现实的平静生活。伯父，您是知识分子，一定懂我们。

伯父，今天是您的祭日，我没有资格去祭拜您，只能在心中为您焚香祭拜。到上午10时29分，我一定面向西方向您三叩头，只因我曾爱您的好女儿一木子。

伯父，一木子说我们之间有诗、有梦、有远方。我们已是知己，这个结果就够了。一念花开，一念花落，也许某天我们隐于山野里，几间草庐，鸟语花香，闲来在青山绿水间散步，看日出日落，拨琴弄文，云水禅心，守着安静与恬淡，无忧无虑地走完余下的美好时光。

伯父，我和一木子这辈子没命就算了。若有天命，到那一天，我一定陪她去祭拜您。
您陌生的：东方微笑

背后故事：

上世纪80年代，东方微笑与一木子是大学时代的恋人，感情纯洁而真挚。当时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，毕业后，两个年轻的恋人只好各自回到故乡，一段感情无疾而终。

去年，东方微笑的母亲身患重病去世，东方微笑情绪低落，非常痛苦。在阔别近30年的大学同学聚会时，他遇到曾经的初恋一木子。一木子知悉后，一直在安慰、开导、鼓励他。后来，东方微笑才知道，当时，一木子的父亲刚刚去世两年。

自己在一木子最无助的时候没能帮上忙，却得到了她如此多的帮助，对于曾经的恋人和她故去的父亲，东方微笑深深感动，给逝去的伯父写下了这封信。

（本报记者 李科学）

与病残儿相依为命几十年 她对天堂老伴儿诉说思念

寄信人：罗惠英
收信人：丈夫李峰

亲爱的老伴儿：

你离开我整整27年了，那年你才50岁。1990年5月2日，早上我像往常一样，站在你的床头，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你擦脸，你的泪水像泉涌一样从眼角滑落。

你马上就要做摘牌手术了，你冰冷的手紧紧握住我的左手，我安慰你：“峰，你要挺住，你要走到咱妈后头！”你说：“我等不到！”7点24分，无情的病魔从我纤弱的手中将你夺走了。当时我难过得把头往床头撞，被医生和护士抱住了。咱妈赶到医院大声唤着你的名字：“峰！峰！我的娇儿……”那声音撕心裂肺。

咱妈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

黄叶未落青叶先坠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妈一辈子没儿子，就指望女婿养老送终哩！谁知你就这样走了，给我留下上有老妈、下有20多岁病残儿子这样一个破碎的家。从此我用柔弱的肩撑起了这个家。

……

峰，你在咱家的生活就像你古筝上的琴弦一样，奏出来的旋律多么和谐，你总爱给妈开玩笑，称妈是咱家的老顾问，对咱病残的儿子更是百般呵护。峰，你走了，给我留下的是苦苦的思念。20多年来，有多少个夜晚，我望着明月在想：“人为什么要有悲欢离合，月又为什么要有阴晴圆缺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

亲爱的峰，我和儿子真的好想你！该给你寄钱了，收住吧！

思念你的老伴儿：罗惠英

背后故事：

今年72岁的罗惠英家住市区湛北路，是晚报的忠实读者，也是一位乐观坚强的优秀母亲。自从丈夫李峰去世后，她与病残儿子相依为命。为了补贴家用，这位心灵手巧的老太太每天都到市区湛南路东段早市摆摊儿，售卖手工香包或者毛线织物。

她的丈夫李峰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，三弦和古筝弹得都很好，一直在我市文化系统工作。李峰的名字已载入平顶山曲艺志名录，被誉为“重艺德而不看重金钱”。

“他是好人，可惜死得太早了。”想到老伴儿，罗惠英眼含热泪回忆

道：“我们感情特别好，他排练节目我老跟着，真是形影不离。这些年，都是靠过去美好的回忆支撑过来的。”

罗惠英说，1979年，她的母亲从漯河老家来到平顶山随她一起生活，丈夫对母亲特别好，就跟亲儿子一样，还整天跟老母亲开玩笑，逗老母亲开心。一家人一起生活十余年，从未拌过嘴。丈夫去世后，母亲仍然跟随她一起生活，直至2002年离世。

她说，每年清明节，想起老伴儿和母亲，她的心情就很难过。今年恰好有晚报“天堂信箱”这个平台，让她倾诉思念之情，希望母亲和老伴儿在天上互相照应，开心快乐。

（本报记者 王春霞）

凤凰在，梧桐树已逝

寄信人：小凤
收信人：王哥

王哥：

清明节又快到了，你在天堂还好吗？今天，我带着你爱吃的东西来看你，有茅台酒、红烧肉、炒菠菜、拌菠菜……我心中有喜有悲，喜的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“相会”，悲的是我们的相见其实只有在梦中……

你是我青春少年时的同事、朋友，更是恋人，工作上支持我，生活上关心我，学习上帮助我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，每到周末，我们就手拉手、肩并肩漫步在田间、小河边……我们放声高歌，一轮明月照着大地，情深义重的人并肩谈心。我们有共同的

语言、共同的心声、共同的理想，浪漫幸福的歌声响彻天空。

后因各种原因，我们没有成为夫妻，这段感情被我们悄悄埋在心里，渐渐地变成了亲情、友情。30多年前，你去北京开会，会议结束后，你特意来找我，因我的居住地变更，你找了我三天。我们见面了，心情特别激动，我们把酒言欢。

临别时，我送你一程又一程，一直送到“十里长亭”。我说，等我退休了去看你，你为什么没有等到这一天呢？

王哥，记得吗？你说“我家的梧桐树上不落凤凰”。我说总有一天凤凰一定会落在你那棵梧桐树上。可如今，凤凰在，梧桐树却不在了。

小凤

背后故事：

小凤今年78岁，家住市区光明路与建设路交叉口附近，已退休多年。

小凤18岁时在郑州一单位上班，认识了王哥。王哥比小凤年长四五岁。因为有共同的爱好、兴趣，两人很快成了恋人。“他有文化，也有能力，说话也很有趣。我们在一起时，他经常帮助我，而且很迁就我。”小凤说。

相恋两年后，小凤调到平顶山工作，王哥调到武汉工作。当时的通信不发达，两人靠写信联系，异地加上其他一些原因，两人最终分手，并各自组建了家庭。

“分手后，我们没有再联系过。”

（本报记者 王春霞）

小凤说，1980年秋天，王哥去北京开会，几经周折，又与她取得了联系。“那次见面后，我们也没有再联系过。”

十几年前的一天，小凤从曾经的同事那里得知王哥因脑溢血去世。得知此事后，小凤专门去了一趟王哥家，见到了王哥的妻子。“他的妻子知道我。”小凤说，王哥的妻子告诉她，王哥一直都很牵挂她，常常借酒浇愁。

“知道后，心里挺难过的。”小凤说，清明节到了，她想借着这个日子告诉王哥，她挺好的。“我们今生不能如愿，只能等来世了。”希望王哥也能在天堂开心、快乐。

（本报记者 王春霞）

（本报刊登的书信均有删改。编者注）